

左文襄公文集

左文襄公文集目錄

卷一

說序

名利說

廣區田制圖說序

楊氏譜序

馬徵君遺集序

慈雲閣詩鈔序

就竹山房詩集序

海國圖志序

慎齋詩文鈔序

冒蓀山吏牘序

送劉克庵南歸甯親序

重刊吾學錄序

錢南園先生文存序

寶山縣志序

銅官感舊圖序

鄒叔子遺書序

章氏族譜序

吳氏家譜序

卷二

跋後題額跋尾

陶文毅公節書馮定遠雜錄跋後

陶文毅公詩話鈔跋後

名人書畫冊跋後

徐熙庵先生家書跋後

成親王墨蹟跋後

何子貞墨蹟跋後

祁文端公詩卷跋後

法華寺碑跋後

睢陽五老圖跋後

劉文清公書感甄賦跋後

范文忠公墨蹟跋後

歐陽伯元三墳記臨本跋後

翁覃谿先生書古詩十九首跋後

吳荷屋中丞衡嶽開雲圖跋後

張楊園先生寒風佇立圖跋後

百柱堂題額跋尾

善化張氏篤光堂題額跋尾

南菁書院題額跋尾

辭廬美樹軒題額跋尾

王壯武公養暇處題額跋尾

卷三

傳 碑 墓表 墓志銘

彭母王太夫人傳

吳縣吳君家傳

吳縣馮君家傳

箴言書院碑銘

并序

西嶽廟碑

太常寺少卿徐公神道碑銘

并序

贈內閣學士前福建延建邵兵備道周君祠碑

威毅伯曾公夫人墓表

新甯劉君墓表

長沙徐君墓表

元氏縣知縣張公墓志銘

陝西西乾鄜糧儲道黃君墓志銘

廣東潮陽縣知縣賀君墓志銘

前江南道監察御史黎君墓志銘

張叔容墓碣

亡妻周夫人墓志銘

冢婦賀氏壙志

候選訓導左君墓志銘

李忠武公墓志銘

李勇毅公墓志銘

卷四

記書事

陶氏三台山石墓記

鄒氏墓田記

申太宜人孝行冊記

烈妃廟記

忠義祠記

飲和池記

甘肅督署園池記

劉忠宣公祠記

紅蝠山房記

揚州普賢墩大王廟碑記

甘泉縣貞應祠記

新建通濟門外石閘碑記

靖難忠臣血蹟碑記

書邠州惠氏三生事

書外孫陶鏡瑩事

卷五

銘 祭文 哀誄

漳州松關磨崖銘

畫石屏銘

天山扶欄銘

祭胡文忠公文

祭桂丹盟文

祭楚湘閩粵忠義將士文

祭宋三將軍文

祭沈丹林先生文

祭高勇烈公文

胡文忠公之母湯太夫人哀詞

劉果敏公誄

詩集聯語附後

左文襄公文集卷一

名利說

天下員頂方趾之民無算數要其歸有二曰名也利也人率知之能言之然試察其志之所分與其途之所自合則亦曰利而已矣烏有所謂名者哉名有三曰道德之名文章之名一藝一伎之名古人吾弗能知吾思夫今人之於名以道德名者人因其道德而名之乎抑已因其名而道德者也或市於朝或市於野歸於厚實已矣以文章名者亭林顧氏所謂巧言令色人哉負盛名招搖天下屈吾身以適他人之耳目期得其直焉不贏則又顧而之它爾以一藝一伎名者其名細今之君子不欲居然亦百工之事也吾

益人而不厲乎人盡吾力食吾功焉斯亦可矣顧伎庸術劣抑人
術己以求自利者又何比比也徇私滅公適己自便此皆宋儒謝
氏所謂小人儒者也利也夫恆情所謂求利者有其具農之畔工
之器商賈之肆此以其財與力易之者也此之所謂求利者亦有
其具不以其財不以其力以其廉恥易之而已詩曰不素餐兮胡
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懸貆兮古人蓋以爲詫矣
今何以恬然若無足深詫且相與睨而豔之恤恤乎恐彼之不如
耶廉恥之道衰嗜利之心競意其弊必有受之者而非斯人之謂
哉

廣區田制圖說序

區田之制農書傳之創自伊尹與否未可知若語農務之精良古
近無以過蓋論農之理具六善焉論農之事兼三便焉今法田必
秧種宿水漬穀夜晾晝沈畚釀鬱蒸偪使芽甫芽布諸秧田春陰
多雨秧悴不耐諺謂之酣晴迺起否竟浥瀾不成苗長二寸以上
始分栽併手忙插一夫日畢二三畝嫩綠數莖欹臥白水中貴種
賤植於茲甚矣夫嘉禾視乎種未有種不善而禾善者一穀三移
元氣屢泄親下之本旣久去地傷母之體豈能全天兒在胎中賊
其天和墮地而哭尪悴善疴良媪其將如爾何世傳撮穀種宜稼
而豐苗利較恆田倍然指撮穀足踏水水漾穀不安簇耘盪艱且
託根已淺不耐酣病差與秧種等區田法布穀於區手覆按令著

土足履區旁高土水不縐穀不易其所有撮穀之利而無其病善一也凡農之道厚之爲寶土宜禾糞益土糞欺土者穰土欺糞者荒是故上農治田先治糞糞與田稱禾之良也今農田一畝糞多者十數箕而止農糞之薄禾亦報之薄徐文定公稱張宏言以糞壅法治田今田一畝亦得穀二十餘斛多恆田三之一區種法區用熟糞二升一畝一千三百五十二升旁土不糞土受糞者止畝四之一實土戴糞糞圓禾質取其熟力取其多以視恆田倍十有加善二也禾畏旱畏風今田竟畝不爲畎費水多宿水盡輒翹首望澤不時則損區種法費水止今田四之一水易足又禾根深禾葉茂雨澤雖遲實土常潤陰穀能旱凡灌稼溝納外水自區角斜

入遞注之歲甚旱五六番足矣區深一尺禾自出葉已上至結實時旋助區土壅之無慮七八寸振林之風不損善三也禾畏蟲今農田一畝爲禾二千餘科疏者千數百科禾長掩畝氣不得利鬱蒸所至并鍾五賊積熱在土盛雨卒加爲溼裏燥根則受之是生蝨日正烈忽小雨雨自葉底流注節閒或當午納新水熱與溼薄厥病均是生賊露未晞而朝曦紅霧未散而溫氣蒸著葉而凝是生蠟熱附於根溼行於稟時雨時暘二氣交錯是生螟不雨不暘蘊氣難洩日霾宵暘是生蜚凡厥五賊賊禾之渠未化之先遇風迺除區種法空四旁風貫行閒纏纏然鬱者通結者解蟲類無由滋書曰上農治未萌此故勝也惟蝗與蜾未由獨免然耕道交互

足不踐稼卯午之間勤撲逐視它田便善四也有農焉地饒而糞
強苗長而葉光望之非不油油然蕃且良矣逮日至實暘葉豐十
穀五空於諺爲肥暘美其始而惡其終者何也纖根旁出遇浮泥
而滋直根力衰遇實土而止得濁氣也多得清氣也微陽極陰絀
葉繁而心不充拙農不知乃專咎夫風旨哉周髀之論稼也藉禾
時足躡禾四旁令浮根斷如是者再其穀倍豐其米耐舂區種務
勤鋤厚壅禾生葉馬耳已上卽鋤比稼成數不啻十徧墮土附根
深可七八寸旁根蠲正根王穗蕃碩而長圓粟而少糠米飴以香
多沃而食之彊善五也先農盡地力又憇地力乏息者欲勞勞者
欲息棘者欲肥肥者欲棘歲易之法易其田代田之法易其耨禾

不欺土土不竊穀上之上也今農爲田甯普種而薄收地稀種則
詭禾稀穀則無究之者嘻其惑矣區田歲易其所不甚其取旋相
爲代地氣孔有善六也匪唯六善是有三便今農惟壯丁治田老
弱婦穉供饋餉小運鮮以充耦區田用力雖頻不甚勞累力小者
亦任開區治田擔糞引水壯夫任之和土布穀鋤草土壅根餘丁
力可給地近足力省鋤小手力省隴土高體不霑足不塗犁旣廢
省牛牧與芻肩不重負腰腳便無前牽後拽之劬老自六十已下
穉自十歲已上主婦童女自治饋應餉外皆量力而趨循行耕道
來徐徐盡室作活如嬉娛人無冗而力無虛其便一貧農賃田先
奉田主上莊錢歲租多寡視此爲差吾鄉上田畝約錢二千許歲

租石五斗湘潭西南鄉上田畝十金或減其二歲租一石大率湘潭上農賃耕一畝得穀可四石歲租一石一石充糞直庸錢雜費上莊子錢應除一石餘迺爲佃農利吾鄉上農賃耕一畝得穀三石六斗有奇歲租石五斗一石充糞直庸錢雜費上莊子錢應除斗許餘迺爲佃農利它郡縣佃例不一茲固其槩也歲歉收或豐而穀賤佃農捐捐終歲僅及一飽次虧子錢又次乏耕資負租不能償或以上莊錢抵或徑謝賃地還取上莊錢棄耕圖暫活中下農與田更無論爾已區田法治田少而得穀多壯丁一人但佃二三畝上莊錢少租不外科餘丁合作自庸其家糞雖多準恆年廣種所需又何加焉其便二舊說區獲四五升畝計三十石食五人

糠少粒圓斗得八升總爲米二十餘石初年學種以半計卽以半計計亦非左數口之家力作不惰凶歲能飧豐年大可旣高吾廩復通人貨易乏爲饒反瘠爲沃效莫捷焉其便三是故讀書養素之士世富習耕之家末作趁食之民游手無俚之子皆能自營轉雇稱力而食一家爲之一家足一邑爲之一邑足天下爲之天下足聚民於農人樸心童几遽之理於焉隆矣嗟乎吾言區田之利吾農重思之不誠如此乎乃驚其土省而獲多又畏其煩數不易治輒置之嗟嗟人心無古今習故安常莫適爲倡或聞爲之而不悉其法或厭其煩數而意爲增損利不及古則倦生矣嗟夫此區田之制所爲旋作旋廢彼作此廢孤良法於數千百年而未能多

觀其驗也夫

楊氏譜序

吾邑西多澤東多山山自江西連雲迤邐南來入縣境爲玉池諸山拔地摩天高可數百仞巖壑幽邃古爲神仙之所都一北出爲神鼎密巖金雞諸山一西南來斗落峭起如城堵森然亙數十里旁無枝跼山古無名字俗以青山呼之環山麓而居者類皆邑之古姓宿族與余家世有姻好之誼者也羣峰迴互攢集相向仙壇胡壁諸勝志乘詳之余嘗攀陟其間略盡其槩一日偶憩高華之嶺遙見山左一徑繚曲如蚓陡仄斜削劣堪容趾峰凹微露樹竹隱隱深碧若有人居心異之詢諸熟遊者則楊氏居此數十世爲

年數百矣昔陶徵士記桃源異時觀者類詫爲上界仙真所宅卽桑麻雞犬亦疑其必有異今其地固在景物亦約略如舊徵士所記曷嘗有它矣人日以市朝界其耳目神界奧區無暇插足山人食其土之所有醇醇悶悶以盡其齒亦未能舉以告人嗟夫此桃源所以獨傳與余姻楊君某嘗持其家譜示余乞爲之序按楊氏自唐同光二年有諱鎮科者始自江西豐城遷湘之劍灘七世光訓遷新溪灣十六世富始定居高華嶺之荆竹坡又四傳至思栗則其族益大丁益蕃譜自思栗已下從其可紀也前此則世系雖傳而支派固難盡稽矣楊氏之隸耕者劬而愿士皆敦讓而有執居此中久與俗隔不習奇褻詭異之行獨以醇樸質殼完其真

熙熙然太平有道之氓也近其宗老又創立義塾俾其宗之秀良者得入館而親六籍承學之士遂彬彬焉然則楊氏將遂昌其宗乎夫譜之作所以聯其宗姓而益篤其親愛之誼也人易世疏禮服有制昭穆既遠已爲路人然自其祖若宗視之則千支萬派固皆其一身之所析一身而歧之疴癢之不相關歡戚之不相喻可乎哉禮曰敬宗所以尊祖也宗之不明其何以承祖譜牒之作所爲重於家而不容以已也若茲山自連雲而來者其祖乎峙而爲玉池旁行而爲神鼎密巖衍而爲金雞諸山迤而爲青山仙壇胡壁爲高華之嶺由榦而分爲支由支而益分爲坡坨爲岡阜峰巒環侍相承相護蜿蜒而映列者其兒孫乎吾以此序楊氏之譜矣

馬徵君遺集序

余每與當塗夏弢甫丈言皖南北民氣龐固崇禮義重廉恥通經學古之士往往而出其間非它行省所及今觀桐城馬氏父子兄弟先後殉難何其節之偉也桐城爲皖北大邑望溪惜抱諸老傳朱子之學晚得植之方氏箴漢學之膏肓而一以朱子爲歸儒者傳道報

國之功顧不大哉自乾隆中葉以來聲音訓詁校讎之習盛士競時局逐聲氣以搏擊儒先爲能放言無忌釀成今日犯上作亂之禍獨皖中諸君子猶能謹守朱子家法若桐城之姚惜抱方植之貴池之桂丹盟皆有述焉方粵寇猖獗時徽州助饟殺賊爲數甚

鉅如婺源如涇縣如廬州如桐城如宣城之金保圩當塗之二十
一村人自聯結與賊鏖鬪措格數年仗義死節之士不可勝紀其
非朱子之教澤長而諸儒守正之功大歟夫學術與世運爲升降
學術端則士習正士習正則民氣厚而禮義廉恥由之而明休祥
瑞應由之而出非細故也徵君之子復震從余轉戰浙中期年事
定將辭余歸請敘徵君遺集余乞改甫推論之如此至徵君忠孝
大節已經

朝廷褒卹平生志趣學行又詳存之魯生傳中可無複述徵君死
事時復震才十六耳乃能負遺書從賊中穿出藏之荒谷近復於
軍中鳩手民聚成此編亦可謂難矣哉

慈雲閣詩鈔序

慈雲閣者先外姑

旌表節孝王太宜人所居也外姑幼工詩歸先外舅周衡在先生
倡隨相得吟事益興外舅歿後孤詣晨詣昱就外傅太宜人時以
詩課兩女長詒端字筠心歸余次詒繫字茹馨適直隸元氏縣知
縣張君聲玠道光末余移家湘上外姑念女及諸外孫甚時攜孫
女翼純來柳莊暇以詩課諸孫每夜列坐誦聲徹戶外時茹馨夫
人隨張君官元氏亦常以詩甯母外姑每顧而樂之無何元氏君
歿於官茹馨夫人南歸所生子起毅早慧而殤翼純適長沙徐樹
錄又未期而寡外姑傷感無已所患風痺日益加劇以同治三年

三月終於里第壽七十有五又六年余弟四女孝瑣殉夫翼標亡翼標外姑第二孫也又十日余妻筠心夫人亦謝世矣計外姑之女學詩見存者茹馨夫人孫女則翼杫翼杓及余長女孝瑜次孝琪三孝琳而已今年大兒孝威葬母畢西來省余請槩外王母慈雲閣詩而以阿母阿姨諸姊詩附之因命彙爲慈雲閣詩鈔列其目於左

慈雲老人詩少作爲多自先外舅撤瑟後惟課女及諸孫讀書史及女工雜作而已余贅居周氏常聞外姑說詩騷多新解獨未見所爲詩筠心時爲余誦數首亦未得讀全稿也今所存者古體四首近體三十六首

筠心夫人飾性齋遺稿古體入首近體一百三十一首

張氏茹馨夫人靜一齋詩草古體五十七首近體三百二十四首
周翼杔字德煊適長沙徐氏冷香齋詩草古近體共七十四首
周翼杔字敬嫺適湘潭黃氏蕩香齋詩草近體二十六首

左孝瑜字愼娟適安化陶氏小石屋詩草近體十四首
孝琪字靜齋以疾未適人猗蘭室詩草古近體共七十九首
孝琳字湘姬適湘潭黎氏瓊華閣詩草近體五首
孝璜字少華適湘潭周氏淡如齋遺詩近體十三首

茹馨夫人詩餘一百二十八首
周翼杔詩餘二十九首
附後

就竹山房詩集序

中江李斗垣星根蜀之積學士也余聞其習掌故能文章檄召入軍就諮方略暇時出其先德漪園先生就竹山房詩集示余受而讀之疏達雋上氣盛而詞無不宜蓋斐然矣至其憂時感事之作惓惓纏綿詞多諷諭言者無罪聞者足以戒則居然變雅之遺焉蜀自乾嘉之交奸民以邪教煽亂蔓延數行省值

訓政之際

仁宗先天下而憂黜貪獎廉如恐不及一時朝野澄清惠澤霽霈用能蒐山獮澤翦除奸頑作新斯民與之更始越五十餘年島夷肇禍粵寇隨之皖豫寇起秦隴滇黔戎患並興天下繹騷幾無完土而揆其構禍之由則吏治窳而民生蹙本實先病患乃見於枝

葉其與乾嘉邪教之變猶一轍也然則先生所爲憂時感事見之詩者與余今日所處不有同歟轉戰以來寇亂漸息每與斗垣論及輒有餘感斗垣歸蜀求爲校官余亦俟隴事畢將老於湘山以讀書延年相祝臨別爲敘其先德遺詩如此斗垣盍求蜀之能讀書有志於當世之務者與共讀先生之詩也

海國圖志序

邵陽魏子默深海國圖志六十卷成於道光二十二年續增四十卷成於咸豐二年通爲一百卷越二十有三年光緒紀元其族孫甘肅平慶涇固道光燾懼孤本久而失傳督匠重寫開雕乞余敘之維

國家建中立極土宇閎廓東南盡海島嶼星錯海道攸分內外有
截西北窮山水之根以聲教所暨爲疆索荒服而外大隲無垠距
海遼遠以地形言左倚東南矣然地體雖方與天爲圓固無適非
中也以天氣言分至協中寒暑適均則扶輿清淑所萃帝王都焉
歷代聖哲賢豪之所產也海上用兵泰西諸國互市者紛至西通
於中戰事日亟魏子憂之於是蒐輯海談旁撫西人著錄埒以已
意所欲見諸施行者俟之異日嗚虜其發憤而有作也人之生也
君治之師教之上古君師一也後則君以世及而教分撮其大凡
中儒西釋其最先矣儒以道立宗受天地之中以生者學之釋氏
以慈悲虛寂式西土由居國而化及北方行國此外爲天方爲天

主爲耶蘇則肇於隋唐之間各以所習爲是然含形負氣鈞是人也此孟子所謂君子異於人者也其無教者如生番如野人不可同羣此孟子所謂人異於禽獸者也釋道微而天方起天方微而天主耶蘇之說盛俄英法美諸國奉天主耶蘇爲教又或析而二之因其習尙以明統紀遂成國俗法蘭西雖以羅馬國爲教皇其人稱教士資遣外出行教故示尊崇然國人頗覺其妄聊以國俗奉之而已今法爲布所敗教皇遂微更無宗之者是泰西之奉天主耶蘇固不如蒙與番之信黃教紅教也佛言戒殺絕紛足化頑獷時露靈異足懾殊俗其經典之入中國經華士潤飾旨趣玄渺足以滌除煩苦解釋束縛是分儒之緒以爲說者非天方所可并

也天主耶蘇非儒非釋其宗旨莫可闡揚其徒亦鮮述焉泰西棄
虛崇實藝重於道官師均由藝進性慧敏好深思製作精妙日新
而月有異象緯輿地之學尤微專詣蓋得儒之數而萃其聰明才
智以致之者其藝事獨擅乃顯於其教矣百餘年來中國承平水
陸戰備少弛適泰西火輪車舟有成英吉利遂蹈我之瑕構兵思
逞并聯與國競互市之利海上遂以多故魏子數以其說干當事
不應退而箸是書其要旨以西人談西事言必有稽因其教以明
統紀徵其俗尙而得其情實言必有倫所擬方略非盡可行而大
端不能加也書成魏子歿廿餘載事局如故然同光間福建設局
造輪船隴中用華匠製槍礮其長亦差與西人等藝事末也有迹

可尋有數可推因者易於創也器之精光淬厲愈出人之心思專壹則靈久者進於漸也此魏子所謂師其長技以制之也鴉片之蠱癰養必潰酒過益醒先事圖維罍粟之禁不可弛也異學爭鳴世教以衰失道民散邪慝愈熾以儒爲戲不可長也此魏子所謂人心之寐患人才之虛患也宗棠老矣忝竊高位無補

清時書此彌覺顏之厚而心之負疚滋多竊有俟於後之讀是書者

慎齋詩文鈔序

仲兄旣沒余求其遺稿兄子潛以寫本交子孝威寄余蘭州余屬施孝廉補華校字周編修崇傳覆審畢寄王觀察加敏刊之鄂中

余兄弟三人侍先公讀書比長不名他師長伯敏能文蚤卒先公傷之故課仲季書不如伯之嚴詩古文令略識塗轍而已不責其專且工也道光十二年余與仲兄同舉於鄉出與諸老先游嘗以文學竊時譽中間課徒自給去家輒千百里不嘗聚處歲晚歸輒出所著錄相眡或談

國故指列時事不欲使外人知也然學求心得不尙苟同嘗各持所見相辯難得失未析輒斷斷然余所學不逮兄遠甚兄於余所業亦少許可每劇談竟夕爭駁不已家人乃溫酒解之酒後或仍辯難或遂釋然雖諧語常露憨態回思多可笑者時事方棘兄處弟出蹤迹不可合并同治六年余由閩浙移督秦隴兄攜子渾眡

余漢上相持而泣時兄病嗽久肌膚銳減飲饌量腹而後進余則誦兄所作詩文侑酌娛之兄喜每盡一觴帳下健兒環聽相睨而笑蓋非復曩者送疑推難誼競之態矣兄詩尙樸忌巧務苦吟爲古文辭先根柢後枝葉漸進於作述之林眠時流少當意者晚研天文家言於中西法各有所取其推步占驗有應有不應兄不輕爲人言或有言余亦未能遽省也工四體書亦不常爲人作晚年所愛少子渾赴禮部試病歸數月歿兄旋以哭子過哀病遂不起自兄云亡喪子孝威兄子潛算學甚遽亦能文章相繼而逝計吾父諸孫存者惟伯兄嗣子世延兄子澂及孝寬孝勛孝同五人而文學可期成就者已喪三子矣摧折之慘猶幸兄不及見余所爲

敘兄詩文涕泗交橫不能自己者也適奉出塞督師之命敗行有日和淚書之

冒篠山吏牘序

如皋冒侯宰湘陰多善政邑人自湘來者頌無異詞偶見雲門吏牘知侯前宰廣東乳源早著聲蹟得民和至其按誅逆隸邱河窮治其黨一事尤爲時論所謂乳源在粵嶠中舊爲盜藪侯之先人昔官此急捕治縣隸邱標邱河乃糾黨戕官奸露事懸莫與究詰閱十有七年侯復仕粵權乳源令時標已前死矣河尙爲隸稔惡如初侯按當日逆狀邑老僉指目河侯幼聞先德遺命進刃者目下有黑子驗視良是集眾訊鞫具服其辜牘抵上游論如律侯先

人以治盜殞於官侯終治之其大有造於乳也論者謂侯能捕治積年渠惡以雪先世之憤人所難也吾獨謂邱標邱河輩一縣隸耳隸而戕官是爲大逆不得僅謂之仇何有於報侯之戮邱標尸誅邱河輩謂斬逆隸安得謂之報私讐哉粵東藪盜官司不能治其與閩楚接壤尤甚侯治乳以廉幹著其吏事固有過人者而能嗣事乳源得正逆隸之誅以警粵盜而風示官於粵者侯之私幸過望亦適逢其會楚粵士大夫歌詠之以塞侯悲可矣謂侯之志事莫大於是豈其然歟

國家承平旣久官吏孳然相承羣盜遂作於是有利其國而盜利其家而盜利其身而盜者又有利盜所有而盜乎盜者紀綱紊九

法數矣侯能充是心治鄉邑之盜所至無盜且無冤民以是心治天下之盜將天下無盜無冤民獨私讐云乎哉獨吾湘乳源之治云乎哉姑爲是說以慰侯且勸天下之以勤官恤民爲志者

送劉克庵南歸甯親序

治天下之事而能充周乎事之外者視其人之才任天下之事而能貫澈乎事之終始者視其人之氣用其才於盤錯艱難之會屢試不鈍頻施不絀帥其氣以赴事機之會奮迅圖功從容而就理非其中之所存實有大過人者而孰能之

國家重熙累洽二百餘年吏縛於簿書文法不習詩書將疲於趨蹌應對不諳戰略於是谿谷之蠻市井之奸羣起弄兵所至城鎮

成邱墟林莽冑血肉盜起一隅天下爲之震動道咸之間粵寇犯湖南陷武漢趨江皖陷金陵分支北上越河南而犯天津如入無人之境北方甫定金陵賊又陷蘇州分犯皖浙江西橫溢各枝郡狍猖益甚余以咸豐二年襄事湖南張駱兩撫部戎幕得盡識吾鄉豪傑長者八九年間湖南內固封守外靖江鄂黔兩粵之寇則邦人君子之力也其間奸徒竊發亦次第就誅會甯鄉齎匪謀變長沙一日數驚余爲駱公言君必辦此未幾事定余益信君之才咸豐十年湖廣總督方以積忤故謀傾余

文宗鑒其無他

特旨授四品京卿襄辦兩江總督曾文正公軍務余議募楚軍五

文集卷一
三
千餘自當一路延君與王貞介公楊石泉中丞總營務是時賊蹤徧布江西皖南文正方駐節祁門山中楚軍力戰於浮梁景德鎮樂平婺源斬悍賊數萬然後午道常通惟賊勢南趨而浙事益急杭州再陷余由太常寺卿奉

命撫浙時則兩浙傾覆無可圖存金陵賊方分起掠地圖撓大軍後路以衛其巢穴余率新集之軍行荒殘之地餉絕來源計非速清衢嚴規復杭州不可而銳意東嚮遏賊南趨賊如由皖南出犯則浙江邊境江西腹地均危而我平浙之軍後路又斷因以討皖南分支之賊屬君奏請別將一軍趨江西余與鄒泉石泉一意由衢嚴埽除富陽餘杭桐廬之賊以規杭州君率所部卽行越皖南

會江西官軍節節掃蕩諸賊悉平而杭州亦克君旋奉諱歸嗣金陵克復餘逆句結粵東賊黨由粵竄閩陷漳州龍巖各郡縣余赴閩討之收復各郡縣閩平賊竄粵東粵軍不能制余時在漳州奉命移軍入粵節制粵東江西各軍時提督鮑超所部叛卒由湘竄粵將與賊合余令諸軍由鎮平追賊又慮閩軍追賊急賊或流入湖南疏請君間道入粵爲固湘助粵計君急起赴之師抵韶州賊望風先遁君語諸將尾賊而追非策也當別由嶺道繞追截其由粵出竄之路余聞賊陷嘉應星夜由漳州率親軍八百人兼程入粵督勦蓋亦擬會合諸軍盡賊粵中也比至大埔則君已率師取道會甯上杭先一日至矣大喜過望相與畫合圍之策令諸軍各

自其所分道并進環而攻之君麾所部敗賊塔子畧殫逆渠汪海
洋賊駭而奔諸軍乘之鎖圍急合遂復嘉應州窮追至豐順之黃
沙嶂盡賊而還是役除解散新脅之眾資遣歸里者五六萬外凡
東南漏逸渠目及金陵首逆死黨戚屬與鮑軍叛卒均悉數種滅
無遺而十數年倡亂逋誅之寇始盡天下不復憂髮逆矣君旋謝
軍事歸余督諸將分途捕治潮嘉漳泉興化永春各郡縣莠民誅
斬數千而積年械鬪拒捕之案亦結回福州數月區畫閩事籌海
防粗具端緒復奉移督陝甘之

命所部將士時已散歸粵浙餘畱之閩中僅攜部曲三千餘就道
聞陝回盡變制兵不可用巨捻又闌入關中勢頗披猖慮兵單不

足制賊疏請於

朝自將所部取道潼關

命君由湖南募選一軍取道武關入陝定計先剿擒後剿回務宣朝廷威德而持之以信君先余至與提督劉忠壯公高勇烈公擊賊渭水南北相爲犄角賊不得逞余維擒馬而我步騎兵多不足恃平原列陣非所宜擒賊專颯忽乘虛遇官軍整密相持卽結隊飛馳掠陣而過追軍如遠則徐行以待否則迅走旋轉無端亟肆以疲我制賊之法宜渡渭夾擊而渭北地勢平衍非多兵不可默計所有兵力不足分布議以晉軍扼東岸防偷渡秦軍渡渭蹙賊涇洛間聚而殲之適賊由澄城入北山陷綏德劉忠壯躡蹤追之

賊復由間道南趨出大河西岸晉軍防河者以河冰未結船移東岸可恃無虞方調各營防北路一夕南風驟起冰橋成東岸奸民導賊徑過比劉忠壯追至賊已先一日入晉矣忠壯踏冰急追余度賊將犯燕憂惶無措飛檄追軍覓間道截賊去路自率數營由風陵渡河入晉追之時君已由三品卿銜二品頂帶奉

命署陝西巡撫率所部討回慶次獲捷余抵燕齊與劉忠壯會師討捻捻平入

觀凱旋屬忠壯駐軍洛陽自率所部還秦與君議討回方略察陝回鴟張所恃者甘回馬化澂爲謀主化澂故新教巨猾西自烏魯木齊瑪納斯肅州西甯河狄甯夏東至黑龍江寬城子凡新教之

回皆聽其指喉潛謀不軌者數十年反形已露

國家必討之賊也金積堡阻渠流地險而富屢以撫誤官軍所以售其欺者官軍不能制賊不得不飾言賊誠就撫以苟目前然此賊不除禍且不測甯惟西北之憂大漠南北將旰食蒙古疲於奔命

神京肩背寒矣定計分三路進兵劉忠壯由洛陽渡河而北入晉復渡河取道綏德徑花馬池直擣金積老巢甘軍出秦鞏埽隴南諸賊余率親軍由陝度隴入涇州埽平涼慶陽固原及鞏屬會甯安定之賊以向蘭州時陝西賊勢披離北路要隘均駐軍扼截兵事稍閒君以養親侍疾陳情入告

報可里居五年色養承志晨盤暮羞與諸弟偕太夫人顧而樂之
健踰常日君私衷稍慰矣惟念西事方殷獨余以衰憊承其乏意
恆不釋每舊部言歸輒就詢西事何如及余病狀惴惴然時虞其
不逮也比隴患漸平安西哈密亦復余又奉督辦新疆軍務之
命自請移節肅州督諸軍顧蘭州治所爲轉饋總匯新撫陝甘回
眾悉安置隴干措注苟乖事端立見余方經營關外師行絕域沙
磧冰嶺間萬里而遙勢難兼顧又所部一百數十營非有威望而
恩信孚於人者無以一其心力俾就鈐束乃復請之

朝起君幫辦陝甘軍務

報可君請於太夫人獲允所請仍諭以句當畢事速歸君輕騎西

行至蘭州余嚴裝待發有日矣握手一笑如平生歡商略軍事建節啟塗曉夜治軍書調軍食督諸軍急進克烏魯木齊吐魯番下兵南疆棋餘八城速復強鄰震懾

皇威邇焉君於其時撫泊客土各軍徵集餉需遠餽邊塞晝夜矻矻如營其私積勞致疾猶力起視事綜覈精密常足軍食以相待役車絡繹不以缺乏累行者改行餉爲坐餉將士安之

天子嘉其功由太僕寺卿晉通政使司通政使嚮用方專而君久病未愈太夫人又頻書促歸乃以養親治疾疏請開缺

朝廷重違其請

特旨垂詢余乃本其意以聞并陳可以代君者始荷

俞允茲於其歸也爲文送之以謂才足匡時氣可蓋世而仕止進退原本忠孝其志可喻諸人如君殆未易數覲也士之懷才負異發爲事功卓然有所表見者或難免夫求全之訾毀有道之寡恩史牒所稱曷可勝數縱信乎友獲乎上矣返而求之家庭之間不能無遺憾由前言之事功興乎人在所自致尙可勉而幾也由後而言則事之可知不可知天爲之非人所及也君在官日淺與人
有終始無怨惡

上鑒其誠一嚮用方殷不忍過拂所請始

允歸養君年六十歸猶孺子太夫人則八十有七矣方扶杖倚閭望君風雪歸來以慰晨暮古近以來二三豪俊爲時出者不恆見

之而君獨際其盛得之天者不已厚歟余方臥疾邊關未能并轡
言旋覩絳雲在霄舒卷自如不覺振觸於懷如籠鳥之企鶴蹤也
重刊吾學錄序

吾學錄一書南海吳中丞榮光撫湘時屬黃廣文本驥所編訂者
也余親見是書之成識其小者冠禮久廢姑置之昏祭爲吉喪爲
凶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在焉出於禮卽入於刑其翼教持世
者不可忽也禮壞慝作訟獄繁而干戈起矣盜起嶺嶠禍延下國
中原糜沸夷戎憑之

三朝憂於上公卿將吏瘁於下閱廿餘稔乃有止戈之望推原禍
始厥有由來善水者功在行河之前善醫者意先問切之表以禮

坊民斯其亟矣余自咸豐十年奉

詔卽戎所歷東南各行省地灰燼之餘文獻猶有存者所治又鄙
儻麓獷之賊誅戮外宥其脅從義以正之徐俟其定可矣迨入關
度隴經理新疆駐節邊塞目見蚩蚩之氓失教已久習俗相沿不
知大經大法爲何事馬牛襟裾深用賊愆誠不料含形負氣之儔
泯斲督亂至於此極蓋新疆得之準回而河湟月氏伊吾火州諸
地載籍以來皆等諸要荒未遑治理軍府雖設文治闕如而謂民
不興行豈其然乎戎事甫畢

聖化維新讀法而外學禮宜急爰檢吾學錄所訂昏禮祭禮喪禮
列爲上下卷頒行各塾俾爲新民共霑

聖澤自此異域漸染華風意者化民成俗古治之效不難復見也
錢南園先生文存序

光緒七年春余奉

詔入京備

顧問行過山西晤襄陵令錢墉奉其曾祖南園先生詩文請余敘
之余先世耕讀爲業以弟子員附郡縣學籍者凡七輩湖南提學
有聲稱者多矣故老相傳獨昆明錢南園先生余童時見先生所
書聯幅及行校官批牘與致滇人仕於湘者函札字皆平原遺法
閒亦畫馬風髯霧鬣筋骨顯露筆力髣髴古篆不敢偁視詩文流
傳吾湘者無多然殘縑片紙人知寶貴非兼金不可得也先輩言

錢宗師視湖南學政任滿復畱每按臨郡縣試畢例進諸生曉以程式先解經義次指示文詩佳劣有字體謬誤及音韻失諧者必面斥或親責其掌而於等第列前者尤不少恕當時所號老生宿學值發落日恆惴惴焉其於名行相副者許所長而勉其不逮所撰前後試牘兩敘鮮慊於中者澧州試院刻先生手書用嚴兩字并示諸生數語至今猶存也當時所錄諸生武陵趙文恪公澱浦嚴樂園先生平江向魯齋先生安化陶萇江先生爲尤著至今以忠義傳以武功著者溯其先世又多先生所錄諸生洵哉君子之澤也嘗論先生爲人清嚴可畏其文詩書畫之形諸外者無非充實之光輝譬猶石上孤松獨立雲壑而骨幹枝杵蒼然以堅黝然

以光人人望而知敬蓋天地嚴凝之氣所特鍾也至直節之契
聖明道義之符賢達丰采之懾奸貪尤其顯焉者令生當其世爲
之執鞭猶恐先生我棄耳近寓東華門外入值樞垣

詔許由隆宗門趨軍機處進內右門直廬候

召對蓋皆先生參和珅疏中所陳舊制至今猶無敢違者當日惟
阿文成公在軍機處不與和珅偕故疏中未及之先生之以寒疾
終也因奉

命直軍機處司糾察禁院地廣風勁而裘薄致然和珅銜先生其
不置念宜也而文成及劉文清素重先生者亦未聞解衣之惠蓋
憚先生清嚴不敢以此請其故可思程月川含章爲先生墓志謂

在軍機章京行走則誤也錢諧茲刻尙稱完本余擬還湘後當取家藏先生所書感春四首及判歐陽校官永錫牘泐石益之以志景行之意至先生詩存當以惜抱老人作冠惜抱爲先生會試薦主知先生最深其詞又古文大宗也何以易之余竊比書此爲南園文存序

寶山縣志序

吳中濱海名區嘉定爲最雍正三年析嘉定沿海地置寶山縣與嘉定崇明同隸太倉州寶山分地百里而近耳而戶口賦役之數乃抵邊方數郡地稱上腴沙土相和尤宜草棉種植繁盛民勤耕織衣被之餘轉售海舶比戶熙熙其富庶可知也邇自海氛不靖

泰西各國乘吾戒備不夙羣起而侮之吾民黠者與之狎圖食其餘弱者惴惴不自保而風氣習尙爲之一變官於斯者不能強自振拔浮沈充位計日需時以希遷調而已然而土地如故也人民如故也山川清淑之氣海風之雄長亦如故也而齒竄顧類是今試語爾吏若民盍化其荏弱進於質實乎去其囂凌進於惇篤乎士守先民遺經則孝弟忠信也農服先疇本務則耕足食織足衣也庶幾長爲太平有道之幸民與一旦寇讎至富强貧弱一心敵愾其不待徵調以爲兵轉輓以爲食也況夫習戰陣籌守禦有防海固圉之責者固不乏其人歟孰與忼忼懷不可終日之計苟旦夕之安也余以光緒八年出督兩江兼南洋大臣是年秋寶

山縣志成縣令乞余爲之序發心中海防諸策最其要語書之以
訊諸同志者

銅官感舊圖序

章君壽麟銅官感舊圖冊紀舊遊也道咸之際粵寇洪秀全踰嶺
下湘攻長沙不下則掠民船蔽江而東所過城邑不畱踞金陵分
黨四出爲天下患湘鄉曾文正公時以禮部侍郎憂居在籍

詔起討賊集鄉兵水陸東下公在

朝以清直聞及率師討賊規畫具有條理卒克復江東枝郡會師
金陵殲除巨憝顧初起之軍水陸將才未集閱歷又少往往爲猾
寇所乘時形困躓公不變平生所守用能集厥大勛中興事功彪

炳世宙天下之士皆能言之推事功之所由成必有立乎其先者而後以志帥氣厯艱危險阻之境而不渝是故明夫生死之故者禍福之說不足動之明夫禍福之理者毀譽之見忘吉凶榮辱舉非所計斯志壹動氣爲其事必有其功矣志士仁人成其仁儒者正其誼功且在天下萬世奚一時一事之足云乎而卽一時一事言之則固有堪以共喻者咸豐四年三月金陵賊分黨復犯長沙先踞長沙城北七十里之靖江憑水結寨步賊循岸而南潛襲上游湘潭縣城縣城繁富塵市鱗比賈舶環集賊速至據之文正聞賊趨湘潭令署長沙協副將忠武塔齊布公等率陸軍楊千總岳斌彭秀才玉麟等率水軍往援偵賊悉銳攻湘潭靖江守寨之賊

非多遂親率存營水陸各營擊之戰事失利公麾從者它往投湘
自溺隨行標兵三人急持公叱其去不釋手章君瞰公在舟時書
遺屬寄其家已知公決以身殉也匿舟後躍出援公起公曾戒章
君勿隨行至是詰其何自來答以適聞湘潭大捷故輕舸走報耳
公徐詰捷狀章君權詞以告公意稍釋回舟南湖港其夜得軍報
水陸均大捷殲悍賊甚多燬餘之敗船斷槳蔽流而下湘人始信
賊不足畏而氣一振其晨余縋城出省公舟中則氣息僅屬所著
單襦霑染泥沙痕迹猶在責公事尚可爲速死非義公瞋目不語
但索紙書所存礮械火藥丸彈軍械之數屬余代爲點檢而已時
太公在家寓書長沙飭公有云兒此出以殺賊報

國爲志非直爲桑梓也兵事時有利鈍出湖南境而戰死是皆死
所若死於湖南吾不爾哭也聞者肅然起敬而亦見公平素自處
之誠後此沿江而下破賊所據堅城巨壘克復金陵大捷不喜偶
挫不憂皆此志也夫神明內也形軀外也公不死於銅官幸也卽
死於銅官而謂盪平東南誅巢馘讓遂無望於繼起者乎殆不然
矣事有成敗命有修短氣運所由廢興也豈由人力哉惟能尊神
明而外形軀則能一死生而齊得喪求夫理之至是行其心之所
安如是焉已矣且卽事理言之人無不以生爲樂死爲哀者然當
夫百感交集怫鬱憂煩之餘亦有以生憂爲苦速死爲樂者觀公
於克復金陵後每遇人事乖忤鬱抑無聊不禁感慨系之輒謂生

不如死聞者頗怪其不情余比由陝甘新疆移節兩江亦覺案牘之勞形酬接之紛擾人心之不同時局之變易輒有願得一當以畢餘生之說匪惟喻諸同志且預以白諸

朝廷蓋凜乎晚節末路之難謠詠之足損吾素節實則神明重於形軀誠不以外而移其內理固如是也而論者不察輒以公於章君及三兵皆不錄其功疑公之矯不知公之一生死齊得喪蓋有明乎其先者而事功非所計也論者乃以章君手援之功爲最大不言祿而祿弗及亦奚當焉余與公交有年晚以議論時事兩不相合及莅兩江距公之亡十有餘年於公所爲多所更定天下之相諒與否非所敢知而求夫理之是卽夫心之安則可告之已亦

可告之公也章君壽麟出此卷索題識之如此

鄒叔子遺書序

先友鄒君叔績讀書好爲深思居高平山中窮年兀兀日對一編不與世俗接亦少朋儕講習考訂之益心精一縷獨追古初湖外學者未能或之先也東南諸儒亦尠足知之晚舉於鄉從江忠烈公守城殺賊卒殉難廬州死事甚烈遺骸不可覓余與曾文正公飭其孤世繇奉衣冠葬之遺書四百卷大半散逸世繇督其子代鈞蒐輯甚勤僅存什一余持節度隴代鈞負其遺書視余肅州軍次余喜甚昇以剗刷之資飭代鈞還山校刊訖事代鈞仍以父命奉遺書來金陵乞余爲敘余學荒儉不足知君著作之意君亦不

輕以其致力之艱苦語人也茲觀代鈞記刻書緣起所稱正名用字通例則君嘗爲余言及之卽此亦足見他人不能遽測君之深也回憶四十年前碧湘宮畔更闌燭灺雨聲斷續尊酒對談時鬚如昨也

章氏族譜序

湘鄉章氏系出宋郇國公郇公本閩人致仕後遷居長沙西南地與湘潭湘鄉接壤後子孫繁衍遂爲湘潭湘鄉之望而居長沙者因地析屬善化縣遂別爲善化縣人茲譜詳於湘潭湘鄉不及善化本其始遷之祖言之蓋其慎也湘鄉章氏多聞人習耕讀率樸謹自重道咸閒兵事起曾文正公奉

命率鄉兵討賊湘人景從後多以聲績顯今記名提督淮揚鎮總兵官章君合才晚出而勞烈最著文正尤亟稱之謂與忠壯劉公相伯仲也余視師關隴文正畱忠壯統湘軍檄章君東還比文正薨於位數年余復持節兩江調君由江西九江鎮移鎮淮揚君莅事後奸匪斂戢時論翕然燕齊間舊有白蓮教遺黨聚眾傳徒蓄謀不軌適泰西法蘭西國遣兵久踞越南國西南沿海之西貢一帶越南積弱法兵蠶食各郡縣地漸偪國都僅恃客民劉永福收召遺民屢與法兵格鬪挫其凶鋒越得僅存毅勇侯曾紀澤奉使在法都上疏密言於

朝越南待援甚急援越之軍惟淮揚鎮章合才宜且策法國兵力

餉事不逮而好勤遠略各國必將乘虛而擬其後也語甚辨會
朝論方以息事甯人爲意不報余卒伸此義疏入

批答候

旨遵行余擬畱君固海防率別部赴滇粵邊庶無憂後願誠以章
君威名不但江淮之望亦華夷之重也茲值譜成而乞余序之傳
曰公侯子孫必復其始竊意湘鄉章氏之保世滋大不但足永邨
公之澤且較邨公而猶有進者後當有考其以茲言爲券斯矣

吳氏家譜序

自海內多故而英特瑰瑋之士出於其間奮其材武剷除寇亂功
成名立而天下知爲偉人豈一時僥倖之爲哉蓋其祖澤之畱貽

磅礴鬱積特鍾於是人以發之而至於此也道咸之間粵寇縱橫
流毒數省吾湘琦人傑士奮起戎行爭相效命如羅胡王李暨兩
曾公偉烈豐功卓然昭著而吳君朝傑以武人晚出從諸公後身
經百戰屢立奇勳累官至記名提督長江水師初設乃借補瓜州
鎮總兵余耳其名久之關隴旣平新疆底定余以

召入直軍機尋奉出督兩江

恩命抵任之後朝傑因公來見英武之概冠其曹偶心竊賞之今
歲冬間朝傑以其宗譜乞序於余余維譜也者古之聖王以親親
也親親而宗法立宗法立而譜系自明非獨以譜也世風日降譜
牒不修往往學士大夫不知其所自始而仁人孝子之心茫無所

寄又或侈陳先烈粉飾鋪張附會支離源流益雜識者譏之朝傑
起自行間不克究心書史顧亟亟以譜牒之修爲務又其推原所
自斷自其始遷祖繼先公支派釐然無稍牽引非特其性情之厚
卽其識量有大過人者矣抑余竊有慨焉方今法夷狡逞擾我藩
封蠶食鯨吞了無顧忌海防等備日益加嚴豪傑之士莫不竭其
謀勇冀得一當以播

皇威而朝傑以屹然重鎮屏蔽長江大纛所臨聲威遠震其足奪
敵人之氣而寒其膽無疑意所以大前徽而光家乘者胥於是乎
在序其家譜益重有望於朝傑也

左文襄公文集卷二

陶文毅公節書馮定遠雜錄跋後

右陶文毅公節書馮鈍陞先生雜錄一冊鈍翁在

國初爲吳中耆逸著名江淮間其行誼著錄略具文毅自跋中敬
繹數過語語平實切近與明呂新吾薛文清及我

朝魏環極張考夫朱柏廬王朗川數先生爲近粹然君子之言也
近世士大夫專尙考證訓詁書數之學以闕隙攻鷄爲功至標立
漢學名字號召後進於書之言身心性命者相戒爲空疏迂闊之
譚棄置不一顧其甚者乃敢躬冒不韙輕議先儒及問以四子書
義不能答嘗以利害細故頽亂而無所守嗚庠可不謂惑與文毅

手書此冊欲貽之家塾是可知其用意之卓措施之有本矣跋尾自署道光十年閏月按是時公新督兩江兼筦鹽政庶事煩鉅疑謗畢集之日乃能把筆雍容不易其素如此至其筆勢縱橫生氣遠出竟數十紙無爛漫彫疏之病非夫心淡神閒精氣豐豫者其孰能之公以此冊贈王平舫先生歲辛丑余館公里第先生自岳陽寄示命題既錄副本儲示公子枕並識數語於後

陶文毅公詩話鈔跋後

陶文毅公手書詩話一冊賜女公子梅雲夫人壻王君師璞梅雲夫人者公次女以剗臂奉

旌世所稱陶孝女者也孝女工吟詠故公以是與之王君出是冊

之佳者還之俾其世守弗失斯其高義直與興廢繼絕等湘之曾其不勝於桐之張乎試以此諭侍郎謂何如也

徐熙庵先生家書跋後

右熙庵師道光壬辰科湖南閩中寄公子董園書書中所稱同事胡公爲蕩澗編修鑑龍年伯爲白華編修瑛龍本公丁丑同年進士是科亦主山西鄉試所稱先生爲常德陳海陽孝廉永皓後官直隸知縣者也故事鄉試同考官以各省州縣官由科目進者爲之凡試卷經同考官閱薦而後考官取中同考所斥爲遺卷考官不復閱也是科

宣宗特命考官搜閱遺卷胡編修旣以疾先卒公獨披覽五千餘

卷搜遺得六人余忝居首書中所稱十八名者也當取中時公令同考官補薦不應徐以新奉

諭旨曉之旋調次場經文卷傳視各同考乃無異議禮經文尤爲公所欣賞題爲選士厲兵簡練桀俊專任有功書中所稱經文甚佳者也後并進

覽當時闈中自內簾監試官以下頗疑是卷爲溫卷比啟糊名監臨巡撫南海吳公榮光賀得人在事諸公多有知余姓名者羣疑益解越三十七年余視師秦隴公孫韋佩襄治軍書爲言榜前一日公曾有書寄家今存篋中亟取視之大致完好余與仲兄癸巳春闈後上公啟事亦附存焉歲月不居距公撤瑟之期已三十餘

年公子董園亦下世十餘年計同舉四十五人中余齒最少今亦五十有九仲氏則近七十矣關中回亂八年古籍散佚飄零百不存一白頭弟子尙得於橫戈躍馬時得瞻遺翰不得謂非幸也抑余尤有慨焉選舉廢而科目興士之爲此學者其始亦干祿耳然未嘗無懷奇負異者出其中科名之能得士歟亦士之舍科名末由也惟

朝廷有重士之意主試者不忍負其一日之長則興教勸學其效將有可觀於世道人心非小補也爰檢付手民鋟諸木俾三秦之士有所觀焉夫豈徒文字投契知遇私感云爾哉原本仍付韋佩藏之

成親王墨蹟跋後

詒晉齋詞翰滿天下當乾嘉中書齋實從多碩學文采風流極一時盛賢王與鐸石雲壑諸先生酬唱尤多此箋所錄懷人詩舊爲華亭張氏所藏後歸武威牛鏡堂督部督部孫端舉以貺我吟翫數過斐亶敦摯猶見好善忘勢之遺牛氏世寶之勿爲豪家所奪也識此還之

何子貞墨蹟跋後

余交子貞昆弟卅餘年在朋輩稱深者子貞天懷洒落敦摯能久在諸昆中尤著晚主城南講舍意不自適乃縱迹吳越將老焉余每咎湘中承學之士無以安長者筠軒比部挾此冊視余金城意

以此永其先德卽此足知其有異於湘人也書此歸之

祁文端公詩卷跋後

壽陽相國祁文端公孝友清德天下稱之道咸聞朝野所視爲安危者也海上事起惠

國心瘁時多異詞公以病乞休身畱京師繫天下望咸豐末年余以太常卿撫浙數通音敬公嘗手書見貽及聞皖浙戰狀輒爲欣然蓋公仕京朝與先師徐公文最篤師主湖南試歸嘗言我於公也公聞師歿傷念之甚歲常存問其家比冢孫韋佩赴禮部試謁公京邸公見韋佩相持而哭令與公子世長同居讀書所以期望之者甚至其篤於風義如此光緒紀元韋佩從余蘭州一日出所

藏公寄董園手函及與韋佩唱和數詩展翫畢書此歸之嗚呼友道薄而世運衰遺於故舊其於君親亦可知也觀此知公所以爲公并見先師所得於公者非世俗所可幾也

法華寺碑跋後

北海法華寺碑世稱孤本道光初先仲兄景喬先生從勞文毅公許借得一本示余蓋賀耦耕尙書所藏者愛玩不置未久勞復索還光緒三年余持節酒泉督諸軍平西域疏勒既定餘威仍震王霞軒觀察贈我是本屬從事李佐興鈎勑諸木以廣流傳溯自創見至今蓋五十又四年矣頭白臨邊追維曩昔髣髴長沙夜讀時也刻成拓一本貽霞軒并原拓還之識此

睢陽五老圖跋後

觀察王君霞軒以所藏睢陽五老圖貺我展翫十數過儀表清奇
衣冠甚偉神遊其間不復作千載後想也五老當時同仕於朝致
仕歸里優游以終其餘年流風餘韻照耀無極異世快睹者且謂
至幸況當時瞻其丰采接其緒論者哉周秦以還世風近古者漢
爲文帝宋爲仁宗太和翔洽士大夫以名德耆耄著聞其時亦稱
極盛五老跌宕睢陽蓋值仁宗享國眾正盈朝其遭際固不同也
茲當西戎卽敍海宇澄清而此樂不可復得盡瘁以仕縱賦歸來
訪舊亦多陳人矣可勝慨歎意數十年後其必有望古遙集續爲
畫圖託之詠歌者青眼高歌是在諸少年人矣書此以還霞軒如

遇五老後裔仍舉此畀之於誼尤協耳

劉文清公書感甄賦跋後

感甄一賦渺邈夷曠得騷經之遺子建在當時所處與被放行吟無異故其寄懷獨別文清書法由北派溯源韻流簡外神鋒不露天下寶之此作直爲神女寫真與平日書蹟有異而生氣遠出寶非他手所能託毅齋愛翫不置屬識數字正謝軍事還

朝倚裝作此

范文忠公墨蹟跋後

湘濤閣學示余范文忠墨蹟展閱數過皆隨意應酬之作不足以見公惟行間時露清拔之氣稍異常札亦由展閱時先有公在其

曾貍謂必有異夫人故慨慕之誠達於面目也適湘濤由東路還
余亦行將出都書此歸之憶同治七年余追賊入燕駐節吳橋訪
公裔求公遺書無所得乃無意於此見其手札譬猶俯仰儔列中
忽遇古衣冠者至肅然迓之起敬不解彼奸徒必欲相比讎視正
人以傾其國者獨何心也埒寄一嘅

歐陽伯元三墳記臨本跋後

伯元世講以臨三墳記眊我結體穩稱頗得古人用筆用墨之法
由此精進所詣未可限量大凡一藝成名者非肯下工夫不可幾
也巖官無事畱此清尙日作課程足遠塵囂而攀躋先輩亦一樂
也尙勉之哉

翁覃谿先生書古詩十九首跋後

覃谿先生書法宗仰率更而得其神髓在乾嘉時與石庵相國并重此書筆力勁拔絕倫純任自然不假雕飾不惟其書足貴且并其人之性情學術而亦見之非他人所能僞託也敬誌於此

吳荷屋中丞衡嶽開雲圖跋後

此圖爲吳荷屋中丞文孫保福呈以索題者昔先生撫湘時余才弱冠耳壬辰鄉試先生監臨闈中予卷爲主試徐熙庵師搜遺所得同考頗疑爲溫卷比糊名啟先生避席揖徐師賀得人羣論翕然知遇之感深矣自憶年少狂慵不喜奔競干謁惟先生召主淞江書院時曾一望顏色而已當江華濠江之役先生預參戎務事

平登嶽報謝衡雲爲開時用爲詫竊嘗論之神明之在天下猶神明之在吾心和風甘雨之祥芝草醴泉之瑞因人而應精誠感召理固宜然無足怪者今距先生撫湘之日五十有餘年先生下世且數十年展閱斯圖屹立萬仞神采毅然猶恍見先生風槩其不爲當時權要所凌忽者自有在也保福果以繩武爲意歟盡於先生仕學建樹深探其原以讀書懷古自樂一時之菀枯顯晦不計焉庶於珍藏斯圖之意有合也夫

張楊園先生寒風佇立圖跋後

國朝理學以陸清獻公張楊園先生爲大宗兩先生同郡同時同道而迄未謀面卽此亦見先正之篤學闇修無人之見者存也清

獻一宰嘉定一宰靈壽道未大行而世爭傳之考夫先生則課徒鄉塾聲譽不出里巷弟子顏商隱淪渝安皆卓然有以自見遺風流韻所被至今猶未艾也同治初余率師戡定兩浙爲先生表其遺阡書大儒楊園張先生墓碑泐石并略置守冢田宅畀其後人俾世守勿替茲展先生寒風佇立圖益知松柏後彫之義先生矢之夙矣慨慕曷勝援筆識此

百柱堂題額跋尾

咸豐三年同邁園老人客鄂比返湘道經螺山訪邁園知所居故有堂名百柱蚤無存者亂後并邁園亦未遑修治矣同治八年督師度隴得邁園書言邁園已復而所謂百柱堂則尙有待徵作榜

書書此貽之西事之蕝未卜何日斯堂之成意亦非可歲月幾也
異時幅巾歸里繫棹螺山儻有巍然傑構出江上耶吾與邁園老
人其銜杯賦詩落之

善化張氏篤光堂題額跋尾

善化張公諱國重當咸豐壬子粵匪由湘下竄率鄉團禦之不勝
并一家八口殉焉曾文正公以忠義顏其門綴之聯語同治四年
疆吏上其事奉

旨旌卹如例其孫吏部主政惟儔卽墓側建祠致祀名其堂曰篤
光勾余作榜書并誌焉余維利害死生之際庸人畏避而不敢前
且或託爲明哲保身以文其懦獨慷慨仗節之士義憤所激其事

之克濟與否舉非所知而必不肯洪認韜晦以求免其難夫亦盡
吾心之所安而已噫如先生者責望不屬顧不惜捐身家以殉之
豈非一時少識者所見爲不必然哉卒其享令名膺後福乃如此
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矣惟僞旣思闡揚其先烈則其克迪前
光而不敢苟於自待者正自有在固無待於余言也

南菁書院題額跋尾

制藝代聖賢立言於文體爲最尊自明至今以此名其家者不少
偉人大氏依傳註以釋經旨宗程朱以探原孔孟階級可尋塗轍
自合望溪方氏奉

敕評選四書文兢兢於此者蓋有由也漱蘭侍郎視學江南恐士

人之卽於空疏也創爲書院顏曰南菁專課通省經古余鳩官錢助之并請各行省所刻官書善本各一部俾學者得資肄習講舍落成侍郎以堂額屬篆書此貽之易曰君子以朋友講習夫子以學之不講爲憂蓋明於心而不宣諸口則旨趣未暢其必往復辯論而後人已共浹洽於中也博學審問慎思之後繼以明辨義亦如此惟自頃士習凌夷狂於科第利祿之說務爲詞章取悅庸耳俗目而不探其本原其有志於學者又競於聲音訓詁校讎之習以搏擊儒先爲能或藉經世爲名謏聞動眾取給口舌博聲譽爲名高而學術益裂求如李申耆先生暨陽講席訓誨後進恪以程朱爲宗者百不一二也侍郎立經古書院懼承學者之確而迂非

博參經史將流於陋也惟博文約禮聖有明訓求博而不返諸約
流弊殆不可勝言余昔序馬徵君遺集與夏君弢甫詳言之矣今
督兩江與有興教勸學之責願承學之士以程朱爲準的由其途
轍而日躋焉升堂入室庶不迷於所向矣夫

辟廬美樹軒題額跋尾

張魯生星使自日本歸寄我美利加國蔬樹各種子有樹種名明
石屋樹者才盈咫尺余以貽慰農山長山長種之龍蟠里辟廬未
期年而已壯如兒臂高出檐上矣因顏其樹旁小齋曰美樹軒索
余作榜書并志之余維樹木樹人同一理也廣廈未啟先儲眾材
有度之山林者有取之異地者惟其材之適於用而用之彼此奚

擇焉海上兵事起泰西諸國乘吾守禦未設羣起侮之然彼以火輪車船槍礮相耀而已款議成且取所有機器市於我無靳也未幾而中國仿造益精彼固無所挾以傲我且羨中土之人敏慧勝於西過此以往人其人而物其物其於古者立賢無方楚材晉用之說不益有合乎策士之言曰師其長以制之是矣一慙之忍爲數十百年之安計亦良得孰如淺見自封也余於辟廬之植美樹竊有感焉慰農果勤灌溉廣求其種類令更蕃滋長大異時用其材爲廣廈人稱辟廬用美樹而斷不能指辟廬之爲美屋也斷可知矣世之論學者盍鑒諸

王壯武公養暇處題額跋尾

養暇處者先友壯武王公率鄉兵討賊暇時題其書舍語也粵賊洪秀全糾谿崗諸蠻潛窺吾湘意在效黃巢故事假道湘鄂以犯中原維時承平無事久矣人習宴安不知所措公以縣學生奮起當之奉大府檄力戰兩粵邊界常以數百人當數千數萬十數萬之賊蹈餓虎之蹊來騎其頂去掣其尾廓然蕩然莫測其所詣而吾湘得以宴然無事狡賊憚其威而亦服其偉略洵古今不易觀者也公戰事暇時於縣城東構屋數楹名之曰養暇處蓋謂天下事功之成必學有本原而後可期不朽否則麤材倖獲流弊殆不可言也其識趣高遠如此公歿十有餘年其子尊農從余隴上平定回疆嗣又從余赴都修治永定河工迨余奉

命莅任兩江尊農隨余綜理營務亦著聲績余方更定票鹽章程以鹽務謠詠紛起求疵不得則以招權納賄歸咎主持營務之人尊農因而獲譴以去將歸以壯武公所構養暇處乞余作榜書并志之余維士生於世凡得失窮通皆可聽之時命獨其所以自立者不容不審古之君子當其鬱不得志遵養時晦若無事然然而匡輔之器幹濟之才磨鍊既深挾持自異一旦舉而措之爲天下所共仰尊農伏處舊廬得有此蕭閒月日將大其閎蓄以暘厥施歟抑將鬱鬱處此由壯而衰衰而老歟余不能爲尊農計也士貴自立不苟於旦夕之圖者必不較一時之顯晦幾見有因遇蹇而頽然自放之得爲傳人者尊農勉乎哉以壯武之志爲志斯稱克

肖其父矣余之望於蓁農者固在此不在彼也